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盤 拉辮子兩番爭節禮

卻說申守堯因為跟他拿衣帽的老媽說出他的窘況，一時面上落不下去，只得嗔怪老媽不會說話，順手一個巴掌打了過去，不料用力過猛，把老媽打倒了。偏偏這個老媽又是個潑辣貨，趁勢往地下一躺，說了聲「老爺，你盡管打！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起來了！」說完了這句，就在地下號陶痛哭起來。幸虧這時候，有些小老爺因為方才站班已經見著首府，他們說話的檔口，早已散去□之八九，此時所剩不過五六個人，被他這一哭，卻驚動了許多人，一齊圍住來看。申守堯只得紅著臉，彎了腰去拖他；拖不起來，只得盡著罵他。罵了又要還嘴；氣極了，舉來腿來又是兩腳。那老媽見老爺動手動腳，索性賴著不起來，只是哭著喊冤枉。府衙門裡的號房、把門的出來吆喝都不聽，後來還虧了本府的門政大爺出來罵了兩句，又說拿他送到首縣裡去，方才住了哭，站了起來，拿手在那裡揉眼睛。此時弄得個申守堯說不出的感激，意思走到門政大爺跟著敷衍兩句，誰知等到走上前去，還未開口，那門政大爺早把他看了兩眼，回轉身就進去了。申守堯更覺羞無地自容，意思又想過來趁熱吆喝老媽兩句，誰知老媽早已跑掉，靴子、帽子、衣包都丟在地下，沒有人拿。申守堯更急得沒法。隨鳳占說：「可惜兄弟還要到別處拜客，否則我叫我的跟班的替你拎了回去了。」申守堯道：「不消費心。」幾個人當中，畢竟是老頭子秦梅士古道熱腸，便說：「守兄的衣帽脫下來沒有人拿，我們怎麼走呢？」說完，喊了一聲「小狗子」。只見一個面黃肌瘦的小應了一聲，跑過來叫了一聲「爸爸」，一旁侍立，卻舉起一只袖子來擦鼻涕。老頭子道：「這位是隨老伯，這位是申老伯，見過了沒有？」小狗子說：「申老伯是認得的，只是隨老伯沒有見過。」老頭就叫他請安。小狗子果然請了一個安，叫了聲「老伯」。隨鳳占便曉得是老頭子的兒子了，於是拉住了手，問長問短，又道：「世兄品貌非凡，將來是要一定發達的。」老頭子道：「承贊，承贊。這是三小兒，今年已經□五歲了，不肯讀書，外才倒還有點。每逢兄弟上衙門，省得帶人，總是叫他跟著，或是拿拿衣帽，或是拜客投投帖。這些事情還做得來。」老頭子一面說，一面回頭吩咐兒子道：「你在這裡站著聽什麼！還不拿鞋來給我換！」小狗子聽說，立刻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包，把鞋取出，等他爸爸換好。老頭子亦一面把衣裳脫下折好，同靴子包在一處，又把申守堯的包裹、靴子、帽盒，亦交代兒子拿著。申守堯先還不肯，老頭子一定要好，只得隨他。無奈小狗子兩只手拿不了許多。幸虧他人還伶俐，便在大堂底下找了一根棍子，兩頭挑著，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頭上，然後挑了衣包，吁呀吁呀的一路喊了出去。眾人至此方曉得老頭子拿兒子是當跟班用的。

閑話少敘。單說秦梅士打發兒子把申守堯的衣帽送到他的寓處，只見那老媽正坐在堂屋裡哭罵哩，氣得申守堯要立刻趕他出去。老媽坐著不肯走，口稱：「要我走容易，把工錢算還了給我，我立刻走。還有老爺許我的，天天跟著上衙門拿衣帽，另外加錢給我的。」申守堯道：「那時說明白，有了差使再貼補你，如今我老爺並沒有得什麼差使，你怎好問我要呢？」老媽道：「這個不貼，送禮的腳錢總應該給我的了。」申守堯道：「送禮也有限得幾注。」老媽道：「不管他多少，總是我名分上應得的錢。老爺，你是做官做府的人，難道還吃我們這幾個腳錢不成？我記得清清楚楚，自從去年五月到如今，大大小小，也有三塊多錢的腳錢。從前你老爺說過，這筆錢要提給太太六成，餘下的替我們收著一塊兒分。如今多算點，太太名下算扣掉兩塊大洋，還有一塊多錢的多餘。連著□三個半月的工錢，一個月八角洋錢，八得八，三八兩塊四，再加半個月四角洋錢，一共是□元八角。加上腳錢。老爺，我就再讓些，你一共給我□二塊洋錢罷。」

申守堯一聽老媽要許多錢，急得頭裡火星直迸，恨不得伸手就要打他，嘴裡嚷著罵：「混帳王八蛋！豈有此理！我老爺那裡欠你這許多工錢？我有數的，也不過還該你三個月沒有付，如今倒賴我說是□三個半月沒付，真正豈有此理！就是送禮的腳錢，我也是筆筆有帳，通共不到一塊錢。除掉太太的六成，所餘不過三四角洋錢，那裡有這許多？明明誑人罷哩！本來這錢我是要立刻給你的，因為你會誑人，如今把腳錢罰掉，我不給了。」老媽道：「還有工錢呢？」申守堯道：「依我算三個月工錢就拿去了。彼此一刀兩斷，永遠不准進我的大門！」老媽道：「好便宜！你倒會打如意算盤！□三個半月工錢，只付三個月！你同我了事，我卻不同你干休！還有送禮的腳錢，也不能少我半個的！老爺，你試試！你如果少我一個錢，我同你到江夏縣打官司去！賴了人家的工錢，還要吃人家的腳錢，這樣下作，還充什麼老爺！」申守堯不聽則已，聽了他這番議論，立刻奔上前來，一手把老媽的領口拉住，要同他拚命。老媽索性發起潑來，跳罵不止，□□聲聲「老爺賴工錢！吃腳錢！」

他主僕拌嘴的時候，太太正在樓上捉虱子，所以沒有下來，後來聽得不象樣子，只得蓬著頭下來解勸。其時小狗子還未走，亦幫著在旁邊拉申守堯的袖子。小狗子一手拉，一面說道：「申老伯，你不要去理那混帳東西。等他走了以後，老伯要送禮，等我來替你送，就是上衙門，也是我來替你拿衣帽，這些事情我都會做。不稀罕他，取他的寶！」申守堯道：「世兄，你是我們秦大哥的少爺，我怎麼好常常的煩你送禮拿衣帽呢？」小狗子道：「這些事我都做慣的，況且送禮是你申老伯挑我嫌錢，以後□個錢我亦只要四個錢罷了。」申守堯聽了他的話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好氣，心想：「我們當佐班的竟不曉得是些什麼東西，養出來的兒子都如此的下作！」

正想著，齊巧太太亦下來了，見是老爺同老媽嘔氣，太太心上是明白的，曉得老爺這兩天是沒有錢，不要說是□二塊，就是三塊亦拿不出；面子上只得勸老爺不要生氣，卻丟了個眼色把老媽招呼到後面窩盤他，叫她不要生氣，仍舊做下去，「老爺一時氣頭上說的話是不好作准的。」起先老媽還一口咬定不答應，禁不住太太左說好話，右說好話，面情難卻，也只好住下來再說。

（窩盤：哄騙。）

當時，秦小狗子把申守堯拉開之後，即便把衣帽等等一點交清楚。申守堯留他吃茶也不要，留他吃飯也不要，嘴裡雖說不要，兩只腳只是站著不肯走。申守堯摸不著頭腦，問他：「有什麼話說？」他說：「問申老伯要八個銅錢買糖山查吃。」可憐申守堯的搭連袋那裡有什麼銅錢！但是小狗子開了口，又不好回他沒有，只得仍舊進去同太太商量。太太道：「構前天當的當，只剩了二□三個大錢，在褥子底下，買半升米還不夠。今日又沒有米下鍋，橫豎總要再當的了。你就數八個給他。餘下的替我收好，我還要兩天呢！」一霎時申守堯把錢拿了出來。小狗子爬在地下給申老伯磕了一個頭，方才接過銅錢，一頭走，一頭數了出去。

小狗子去了，申守堯聽了聽後面沒有聲息，曉得太太已經把老媽窩盤好了，不至於問他要錢，於是一塊石頭放下。這天仍是太太叫老媽出去當了當買了米來，才有飯吃。等到做好，太太一頭吃飯，一頭數說道：「當初我嫁你的時候，並不想什麼大富大貴，只圖有碗飽飯吃也夠了。後來你出來做官，我們老人家還說：『如今好了，某人出去做了官，你可以不愁的了。』人家做官是升官發財，誰曉得我們做官是越做越窮，眼前當都沒得當了！照此一天一天的下去，叫我怎麼樣呢！」申守堯聽了太太的話，滿面羞慚，說道：「我自從出來做官，也總算巴結的了，衙門牌期沒有一回不到。時運不濟，叫我也沒法想！」說罷，連連嘆氣。太太更是扑簌簌的淚如雨下，索性飯亦不吃了。申守堯看了這個樣子，亦只吃了半碗飯，湊巧有朋友來找他，也就出去了。

向來申守堯吃了中飯出門，一定是要半夜裡才回來，這天出去了不到兩個鐘頭就回來了。一進門，拍手跳腳，竟把他興頭的了不得！太太見了反覺稀奇，問他：「為什麼大早的回來？」他說：「好了！好了！我們做佐班的向來是被人壓住了頭做的，沒有人拿我們當作人的。如今好了，有了出頭之日了！」太太問他：「怎麼有了出頭之日？」申守堯道：「我剛才同朋友出門，走到素來我同他商量借錢的胡太爺家。齊巧胡太爺出差回來，稟見藩台。藩台同他說：『剛剛從院上下來，制台今天已有過話：自從明天起，凡是佐雜一班，一概有個坐位，不像從前只是站著見了。』制台還說：『大小都是皇上家的官，我瞧他不起，便是褻瀆朝廷的命官。坐了下來，他們有什麼話，都可以同他談談。』太太，你想這位制台也總算好的了。想我候補了□幾年，真正氣也受夠了。到底如此，彼此坐下談兩句，他也好曉得曉得我。你不記得今年八月裡，算命的還說我今年流年臘月大利？看來就此得法，也未可知。而且還有一樣，藩台見制台也不過有個坐位，如今我們佐班竟同藩台一樣，你想這一跳跳的多高！」

太太聽了，尋思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慢著！你從前不是對我說，你們做官的並不分什麼大小，同制台就同哥兒兄弟一樣？怎麼你今兒又說從前都是站著見他呢？站著見他，不就合他的二爺一樣嗎？」申守堯臉上一紅，一時回答不出，歇了好一會，才說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是用不著站著見他了。」一面支吾，一面心上尋思：「難怪他們婦道之家，不懂得我們當佐雜的，連制台衙門裡的一條狗還不如，能夠比上他的二爺倒好了！」正想著，又聽得太太說道：「你不要騙我了。你站著見也好，坐著見他也好，就是跪著見也好，我只要有錢用，有飯吃，不要當當就好了。」申守堯道：「你不要愁，如今興了這個規矩，以後就有了指望了，你等著罷。」太太也不理他。

本來次日申守堯是不上衙門的，因為制台有了這句話，又說檢班次老的，一天先傳見二三員。自己算了算：「論起資格來，雖然還算不得二分老，論不定制台高興，或者多見幾個，也未可知。與其臨傳不到，還是早去伺候的為是。」主意打定，次日一早，仍舊是老媽拿了衣帽跟著到了制台衙門。頭天制台的話早已傳遍的了，所以到了這天，那些佐貳老爺都興頭的了不得，上衙門的格外來得多。申守堯到了制台大堂底下，換好衣帽，會見秦梅士、隨鳳占一千人。隨鳳占說是昨晚已蒙藩憲挂牌，今天稟見，帶著稟辭。又說蘄州吏目一缺，打聽得近兩年來，全被前任弄壞了，見了制軍，有些話要得當面請示。秦梅士亦預備下多少話，見了制軍要面稟。

一千人正在那裡簇簇私議，只見藩台、臬台、糧道、鹽道，以及各著名局所總辦、道班、府班、首府、首縣，同、通、州、縣班實缺、候補，一起一起的進去出來。從藩、臬起，首府止，出來上轎的時候，一班佐雜老爺都趕著走出來站班。那些大人們，有兩位客氣的，還同他們點點頭；有幾個架子大的，便亦昂頭不顧的走出去了。

各官自清早七點鐘上院，一等等到二點，制台方才統通見完。然後巡捕拿手本下來，說是傳見三員佐班。某人某人，叫著名字，叫了上去，依著齒序，魚貫而入，不得攙前落後。各位太爺雖然高興，畢竟是第一次上台盤。由不得戰戰兢兢，上下三六個牙打對。還有幾個名字在後的，恐怕不能露臉，便越過幾個人跳上前去，前頭的人又不答應，便上前去拉他們，後頭的不服，又同前頭的吵鬧起來。巡捕官等得不耐煩，連連催道：「快些罷！……有話下來說！我睜你這些太爺，怎麼好啊！」那些太爺被巡捕吆喝了兩句。不敢則聲，一齊放放馬蹄袖，跟了進來。走到會客廳上，制台已經站在居中，傳諭不要磕頭。大眾團團請了一個安。制台攤了一攤手，說了一聲「坐」，便團團的坐了下來。有些人兩只眼睛只管望著大帥，沒有照顧後面，也有坐在茶幾上的，也有一張椅子上已經有人坐了，這人又坐了下去，以致坐無可坐，又趕到對面，在廳上兜了一個大圈子的。亂了半天，方才坐定。

大家必恭必敬，聲息俱無，靜聽大帥吩咐，只聽得制台說道：「現在各處官場體制，佐雜見首府多半都是站班見的，不要說是督、撫了。我如今破除成例，望你們大家都知道自愛才好。這兩天事情忙，過幾天我還要挨班傳見，當面考考你們。聽清爽了沒有？」起先眾人聽制台說要考試，早已彼此面面相覷，一聲回答不出。等到臨了問「大家聽見了沒有」，方才有兩個答應了一聲。制台見話已說完，無可再說，只得端起茶碗送客。隨鳳占進來的時候，原預備有許多說話面稟的，及至見了制台，不知不覺，就像被制台把他的氣逼住了，半個字也說不出。眾人答應「是」，也只得答應「是」，眾人端茶碗，也只得端茶碗。剛把茶碗端起，忽聽得拍撻一聲，不知是誰的茶碗跌碎了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右手末二位那位太爺，不知怎樣會把茶碗跌在地下，砸得粉碎，把茶潑了一地，連制台的開氣袍子上都濺潮了。制台一面站起抖擻衣裳上的水，一面嘴裡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這是怎麼說！」急的那位太爺蹲在地上，拿兩只馬蹄袖擄那打碎瓷片子，弄得袖子盡濕，嘴裡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卑職該死！卑職該死！打碎茶碗，卑職來賠！」制台也不理他。那人擄了一會，無法可想，也只得站了起來。眾人至此方看明白，打碎茶碗的不是別人，正是申守堯。原來他此番得蒙制台賞坐，竟自以為莫大之榮寵，一時樂得手舞足蹈，心花都開。一見端茶送客，正想趕著出來，以便夸示同僚。豈知那茶碗托子是沒有底的，湊巧他那碗茶又是才泡的開水滾燙，連錫托子都燙熱了，他見制台端茶，忙將兩手把碗連托子舉起，不覺燙了一下，一時要放不敢放，一個不當心，誤將指頭伸在托子底下，往上一頂，那茶碗拍拉托一聲，翻到在地下來了。此時眾人既看清是申守堯，直把他羞得滿面緋紅，無地自容。制台拿他望了兩眼，想要說他兩句，又實在無可說得，只站起身來，回頭對巡捕說道：「以後還得照舊罷。這些人是上不得台盤，抬舉不來的。」說完了這句，也不送客，一直徑往裡頭去了。

這裡眾人先還不敢走，只見制台的一個跟班進來說道：「諸位太爺不走等甚麼？還想大人再出來送你們嗎？倒合了一句俗話，『鼻子上掛鱸魚，叫做休想！』」眾人聽說，只得相將出來。申守堯思思索索的跟在眾人後頭，走的很慢。那爺們又說道：「剛才大人的話可聽見了沒有？這廳上的椅子，除了今天，明天又沒得坐了。如果捨不得，不妨再進來多坐一會去。」眾人雖明曉得他是奚落的話，但奈何他不得，只好低著頭退了出去，仍走到大堂底下。秦梅士年老嘴快，首先走來把申守堯埋怨一頓，說：「我們熬了幾十年，才熬到這一個際遇，如今又被你鬧回去了。你一人的成敗有限，這是關係我們佐班大局的，怎麼能夠不來怪你呢！」申守堯自知理屈，不敢置辯。還是隨鳳占為人圓通，忙過來解勸道：「惟其只有今天坐得一次，越顯得難得之機會。將來我們這輩人千秋之後，這件事行述上都刻得的。老前輩以為何如？」眾人議論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隨鳳占隨又分赴別位大憲衙門，叩謝稟辭，預備上任。且說他這個吏目，在湖北省佐貳實缺當中，雖然算不得好缺，比較起來，還算中中。隨鳳占自己又抱定了一個宗旨，叫做「事在人為」。他的意思，以為各種樣缺總要想法自己去做，決沒有賠累的。他捐了花樣，新選到省，手中本來略有幾文。因為吏目自從九品，上任之後，轎子跟著只能打把藍傘，鄉下人不懂得，還說這轎子裡的老爺是穿「服」的。心想藍傘實在不好看，要捐個五品翎銜又夠不上。齊巧有人用他二塊錢，抵押給他一張空白五品翎頂獎札。他得了這個，非凡之喜，立刻穿戴起來，手上居然加了「藍翎五品頂戴」六個小字。又想在省裡做好四副銜牌帶去：一副是「蘄州右堂」，一副是「五品頂戴」，一副是「賞戴藍翎」。那一副湊不出，想了半天，忽然想起「我的五品翎頂是軍功上來的」，便湊了一副「軍功加三級」。把四副官銜牌湊齊，找了個漆匠加工製造，五天包好，帶去上任。

到了蘄州，照例先去稟見堂翁區奉仁。知州大老爺沒有官廳，右堂太爺至此，只得先下門房，見了門政大爺，送過門包，自然以好顏相向，彼此如兄若弟的鬼混了半天。門政大爺隨口編了幾句恭維的話，隨鳳占亦說了些「諸事拜求關照」的話。等到裡頭堂翁請見，跟著手本進去，一般花衣補服，燦爛奪目。同堂翁區奉仁雖然在省城裡已經見過，不能算數，重新磕頭行禮。區奉仁讓他坐下，彼此敷衍了幾句，端茶送客。隨鳳占辭了出來，預先托過執帖門上，凡是堂翁衙裡官親、老夫子，打帳房起，錢穀、刑名、書啟、征收、教讀、大少爺、二少爺、姑爺、表少爺，由執帖門上領著，一處處都去拜過。每處一張小字官銜名片。也有見著的，也有擋駕的。連堂翁的一個二歲的小兒子，他還給他作了一個揖。又托執帖門上拿手本替他到上房裡給太太請安，太太說不敢當，然後退了出去。其時一個州衙門已經大半個走遍了。下來之後，仍在門房裡歇腳。門口幾位拿權的大爺，是早已溜的熟而又熟，就是堂翁的跟班，隨鳳占亦都一一招呼過。三小子倒上茶來，還站起來同他呵一呵腰，說一聲「勞駕」。跟手下來拜同寅，拜紳士，所有大小鋪戶，轎過之處，一概飛片。整整拜了一天客，未曾拜完。

（吏目：官名，清代的州吏目掌佐理刑及官署事務。）

（服：指喪服。）

預選吉日是第二天臘月九，接鈐任事。到了這天，地保辦差，招了無數若干的化子，替太爺打著傘，抗著牌；又弄了兩個鼓手，一個打鼓，一個吹嗩吶，一路哩叭喇冬，一直吹進了衙門。隨鳳占身穿朝服，下了轎，一樣三跪九叩首，贊禮生吆喝著，接過了木頭戳子，因為上有堂翁，放不得炮，只放了兩挂一千頭的鞭炮。下來便是改換公服，升堂受賀。啟用木戳。自有他那手下的一班人向他行禮。退堂之後，接著又到堂翁跟前稟知任事，照例三天衙門，不用細述。

隨鳳占雖係初任，幸虧是世代佐班，一切經絡都還牢記在心，並不隔膜。他曉得做捕廳的好處全在三節，所以急急趕來上任，生恐怕節禮被前任預支了。到地頭的頭一天，稟見堂翁下來，就到鹽公堂以及各當舖等處拜會管事人。見面之後，無非先拿人家一泡臭恭維，慢慢的談及缺分清苦，以後全仗諸位幫忙，然後再談到年下節敬一層。蘄州城廂裡外一共有七家當舖，內中有兩家當舖

是新換擋手，只知道年下送捕廳有此一分禮，那署事的預先托人來預借，擋手的不曉得新選實缺就要來的，以為早晚都是一樣，他既來借，樂得送個人情。有兩家老硬的，卻板定一定要到年下再送，預先來借，竟其一毛不拔。那署事的卻也拿他無可如何。還有兩家通融辦理，等他來借，只借給他一半。譬如一向是送兩塊洋錢的，先叫他帶一塊去，說明白那一塊須留送正任，那署事的亦只好罷手。內中只有鹽公堂的管事人，因同這位署事的是同鄉，見他來借，另外送了他兩塊，說是彼此鄉情，格外送的程儀。至於正項，須得到年下方好支送。那署事的為鹽公堂的節禮向比別處多些，不肯輕輕放過，便道：「從中秋到年下一共是一百三十天，我做了一百二十來天，這筆錢應該我得。」但雖如此說，無奈人家只是不肯送，便也無可如何，只得罷手。

單說隨鳳占自到蘄州之後，東也拜客，西也拜客，東也探聽，西也探聽，不上三天，居然把前任署事的一本帳簿都打聽得清清楚楚，放在肚裡。自己又去同人講：「兄弟本來今年是不打算到任的了，只因憲恩高厚，曉得年底下總有點出息，所以上頭才叫兄弟趕了來的。兄弟倘若隨隨便便，不去頂真，不特自己對不住自己，並且辜負上頭的一番美意。至於一切照例規矩，料想諸位都是按照舊章。」說到這裡，禁不住強作歡顏，哈哈一笑，接著又道：「兄弟是實缺，彼此以後相聚的日子正長，將來叨教的地方甚多，諸位一定是照應兄弟的，還要兄弟多慮嗎。」說罷，又哈哈大笑。他一連走了多處，都是如此說法。有幾家年禮未被前任收去的，聽了他話，樂得送個順水人情，有兩家不懂得這裡頭訣竅，已經預先在前任面上做過好人，聽此說話，卻不免有點後悔。

閑話少敘。卻說隨鳳占接印下來，忙叫自己的內弟同了一個心腹跟班，追著前任清算交代，一草一木，不能短少，別的更不消說了。前任移交下來，一些是五只吃茶的蓋碗，內中有一只沒有蓋子。這邊點收的時候，那個跟班的一個不當心，又跌碎了一只蓋子。無奈這跟班的又想自己討好，不肯說是跌破了，見了老爺，只推頭說是前任只交過來三只有蓋子的，以為一只茶碗蓋子為價有限，推頭在前任身上，老爺或者不好意思再去問他討，這事就過去了。誰知這位太爺一根針也不肯放鬆，定規不答應，逼著跟班的找前任去討蓋子：「倘若沒有，就剝下他的王八蓋來給我！」那跟班心上是明白的，自己打破了，怎麼好向人家去討呢。於是賴著不肯去。隨鳳占罵他說：「跟了我這許多年，如今越發好了，幫著別人，不幫著我老爺，一點忠心都沒有了！」跟班的被他催得無可如何，只得出去打了一個轉身，仍舊空著手回來，說：「沒有。」隨鳳占不免又拿他埋怨了頓，怪他無用，一定要自己去討，後來還是被舅老爺勸下的。交代算清，聽說前任明天就要回省。他一聽不妙，忙忙的連夜出門，找齊了城廂內地保，叫他們去吩咐各煙館，各賭場，以及私門頭窯子：「凡是右堂太爺衙門有規矩的，都通知他們一概不准付。倘若私自傳授，我太爺一定不算，從新要第二分的。況且他是署事，我是實缺，將來他們這些人都是要在我手下過日子的。如果不聽吩咐，叫他們以後小心！」著地保分頭傳命去後，他一想：「煙館、賭場、窯子等處是我吃得住的。唯獨當舖都是些有勢力的紳衿開的，有兩家已被前任收了去，年下未必肯再送我，豈不白白的吃虧。這事須得趁早向前任算了回來，倘若被他走了，這錢問誰去找呢。」主意打定，立刻親自去拜望前任。

前任聽說他來，只得出來相見。只見他進門之後，勉勉強強作了一個揖。歸坐之後，把臉紅了幾陣，要說又不爽爽快快的說，吞吞吐吐了半天，才說道：「兄弟今日過來，有一樁事情要請教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咽住了。歇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「論理呢，兄弟世代為官，這幾個錢也見過的。但是既然犯了本錢出來做官，所為何事？倘若一處不計較，兩處不在乎，這也可以不必出來現世了。這事論不定還是他們因我們新舊交替，趁空蒙蔽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兄弟不得不過來言語一聲，大家明明心跡，這就不為小人所欺了。」

前任署事的見他說了半天只是繞圈子裡，還沒有說到本題；雖然心上也有點數，究為何事，不得而知，楞在那裡，不則一聲。隨鳳占見他不答，只得又說道：「所為的並非別事，就是年下節禮一層。這筆錢雖然有限，也是名分所關，所謂『有其舉之，莫敢廢之』，我們也犯不著做什麼好人不要。但是這筆錢，兄弟一向是曉得的，總得拖到年下，他們方肯送來。有幾處脾氣不好的，弄到大年三不還送來，總要派了人到他們店裡去等，等到三更半夜，方才封了出來。我說他們這些人是犯賤的，一定要弄得人家上門，不知是何打算！」前任署事的聽他如此講，方才順著他的嘴說道：「這班人真是可惡得很！不到年下，早一天決計不肯通融的。」隨鳳占忽然把臉一板道：「兄弟說的是別省外府州、縣，都是這個樣子，誰知此地這些人家竟其大廖不然！」前任聽了他的說話，曉得他指的是自己，面上只得做出詫愕的神氣，裝作不懂。

隨鳳占又笑嘻嘻說道：「做官的苦處，你老哥是曉得的。我們這個缺，一年之計在於三節；所以兄弟一接印之後，就忙忙的先去打聽這個。這也瞞不過吾兄，這是我們養命之源，豈有不上勁之理。誰知連走幾家，他們都說這分年禮已被老兄支來用了。兄弟想，兄弟是實缺，老兄不過署事。倘若兄弟是大年初一接印，這筆錢自然是歸老兄所得；倘若若是二九接印，年裡還有一天，這錢就應兄弟得了。兄弟聽他們說話奇怪，心想吾兄是個要面子的人，決不至於如此無恥。而且他們這筆錢一向非到年下不付，何以此番忽然慷慨肯借？所以很疑心他們趁我們新舊交替，兩面影射。兄弟一向是事事留心，所以今天特地過來請教一聲，以免為所蒙蔽。」前任署事的聽他此話，一句回答不出。隨鳳占又道：「我曉得老哥決不做對不住朋友的事情，咱倆一同到兩家當舖裡去，把話說明白，也明明你老哥的心跡。」說罷，起身要走。前任署事的只是推頭明天要動身，收拾行李，實在沒有工夫出門。隨鳳占道：「老哥不去，豈不被人家瞧著真果的同他們串通，已經支用了嗎？」

前任一想：「這事遮遮掩掩，終不是個了局，不如說穿了，看他如何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哼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你老哥也太精明了！固然你是實缺，兄弟是署事。你說你是憲恩高厚，叫你來收節禮的，難道兄弟不是上憲栽培，就會到這裡來嗎？辛苦了一節，好容易熬到年下，才收人家這分節禮。我們算算日子看：你到任不過過幾天，我兄弟在任一百多天，論理年下的這分禮統通都應該我收才是。你是實缺，做得日子長著哩，自然該我們署事的占點便宜。」

隨鳳占見他直認不辭，不覺氣憤填膺，狠狠的說道：「那可不能！通天底下沒有這個道理！照此說來，一定這個錢已經被你支了用了！我趕了來做什麼的！我同你老實說：彼此顧交情，留下臉，小小不底的事情，我也不追究了。你把這預支的年禮乖乖的替我吐了出來，大家客客氣氣；如果要賴著不肯往外拿，哼哼，我不同你講理，我們同去見堂翁，等堂翁替我評評這個理去！」前任署事的聽他說話強橫，便也不肯相讓，連連說道：「見堂翁就見堂翁，我亦不怕他什麼！……」隨鳳占見他不怕，立刻走上前去一把胸脯，說了聲「我們同去」！前任署事的見他動手，也乘勢一把辮子，兩個人從右堂扭了出來，一扭扭到正堂的宅門裡頭。

把門的是認得的，連忙上前相勸。誰知兩個人都用死力揪住不放，再三的拉亦拉不開。兩家的管家都跟著。一揪揪到門房裡，只見執帖門上同了幾位門政大爺正在那裡打麻雀牌哩。見了這個樣子，一齊上前喝阻。隨鳳占說：「他眼睛裡太沒有我實缺了！我要見堂翁，請堂翁替我評評這個理！」前任亦說「一共總我只收到人家四塊錢的節禮，這錢也是我名分應得的。他要見堂翁，我就陪他來見堂翁。我沒有短處，不怕什麼！」幾位門政大爺聽了他二人說話，無可袒護，只得上來勸的勸，拉的拉，好容易才把他兩位拉開。州裡執帖門踏著腳說道：「你二位這是怎麼說呢？說起來，大小是個官，怎麼連著一點官禮都不要了？快別這個樣子，叫上頭聽見了生氣，就是旁人瞧著也要笑話的。有什麼話，我們當面講講開。俗話說的好，叫做是『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』，怎麼你二位連這兩句話都不曉得嗎？」他倆扭進來的時候，各人都覺著自己理長，恨不得見了堂翁，各人把各人苦處訴說一頓。及至被執帖大爺訓斥一番，登時啞口無言，不知不覺，氣焰矮了大半截，坐在那裡，一聲不響。執帖門上又叫三小子絞手巾給他倆擦臉，又叫泡蓋碗茶，著實殷勤。

那班打麻雀牌的人也不打了，一齊拿眼睛釘住他倆，聽他說些什麼，始終隨鳳占熬了半天，熬不住了，把前任預支年禮的話，原原本本述了一遍。前任見他開口，也搶著把他的苦況陳說一番。又說：「可憐我到了臨要交卸的幾天，是一點勢力也沒有了。那些人真正勢利，向他們開口，說到舌敝唇焦，只有兩家一家拿出來兩塊大洋，一共總只有四塊大洋。你看，他就鬧得這個樣子！」隨鳳占道：「怎麼四塊還嫌少？依你要多少？」前任還未開口，只聽一個打牌的人說道：「真是你們這些太爺眼眶子淺！四塊錢也值得鬧到這個樣子！我們打麻雀，只要和上一百副就有了。旁家和一百副，做莊還不要。四塊洋錢什麼稀奇！我昨天還輸了四多

塊哩！」執帖門道：「老哥，誰能比得上你？你們錢漕大爺，一年好幾千的掙，人家當小老爺，做上□年官，還不曉得能夠賺到這個數目不能！」錢漕道：「我有錢賺，我可惜做不著老爺，他們大小總是皇上家的官。」又一個同賭的道：「罷罷罷！你們沒瞧見他們剛才一路扭進來的時候，為了四塊洋錢，這個官簡直也不在他二位心上，倘若有幾千銀子給他賺，只怕叫他不做官都情願的。你老哥眼饞他倆做官，我來做下中人，你倆就換一換，可好不好？」錢漕門道：「我有了錢，我不會自己捐官，我為什麼要人家的？」那個同賭的道：「我只要有錢賺，就是給我官做我亦不要。」眾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直把個隨鳳占同前任羞得無地自容，也深悔自己孟浪，如今坍台坍在他們這一班奴才手裡。當下隨鳳占也沒有再說別的，淡淡的談了兩句，自行回去。至於那前任，另有同他說得來的人，早拉他到別的屋裡去了。一天大事，瓦解冰消。

一直等到年下，隨鳳占還差人到那兩家當舖去討年禮。人家回稱早就送過了。隨鳳占道：「我沒有收到，不能算數。」後首說來說去，大家總念他大小是個朝廷的官，將來論不定或者有仰仗他的地方，也就不肯過於同他計較，又每家送了他一只大洋，方才過去。

正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瞬間三春易過，已到四月。向例各屬犯人，到了這個時定須解往省城，由大憲訂期會訊詳察有無冤枉，這日巡撫、司、道統通朝服升座，提犯勘驗，其名謂之「秋審大典。」其實不過點名過堂。大員之中有好名的，還捐幾文錢買些蒲扇、莎藥之類，賞給那些犯人，實則為數亦甚有限。名字說是「秋審」，及至犯人上堂之後，就是有冤枉，那坐在頭上的幾位大人實在也沒閑工夫同犯人說話，所以這番俱是虛應故事。

閑話休題。且說蘄州是黃州府該管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府太尊便把合屬的捕廳開了單子，酌派兩位解犯進省。這趟到省，不定有一月、半月耽擱，本缺未便久懸，例在本府候補佐貳當中輪派兩人前往代理，亦是調劑屬員的意思。這年府太尊所委兩人，偏偏有隨鳳占在內。到得四月初□邊，本府公事跟著府委代理的一同下來。隨鳳占照例交卸，解犯上省。倘若到省沒有耽擱，約計四月底、五月初就可回來，趕收節禮，尚不為晚；設遇有事，遲至節後亦未可知。隨鳳占奉到此禮，心上甚是懊悶。但是太尊所委，便也無可如何，只得將鈐交與代理的人看管，自己跟手整頓行裝，急急進省。

不料到省之後，各屬犯人剛剛這天到齊。臬台正要請撫台幾時秋審，偏偏這天撫台得了病症，請了幾個大夫都醫不好。又有人說：「撫台犯的是外症，面目浮腫，很不好看，嘴裡還有一股氣味，叫人聞了惡心。後首來請到一位外國大夫，方才有了把握，配了幾瓶藥水，送給撫台吃過。據外國大夫說：吃了他這個藥水，有什麼病症，一齊從小便裡出去，決不會上頭面的了。但是一時總得避風，不能出外見客。因此就把這「秋審」一事耽誤下來。一班實缺捕廳太爺眼巴巴望著，恨不得早把此事辦過，也可以早些回任。無奈撫台病著，一時不能舉行，公事不完，又不敢擅離省城一步。各位太爺異常焦躁。

書中單表隨鳳占隨太爺只因端節就在目前，一時不能回任，眼看著一分節禮要被人家奪去，更是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安。等到四月二□六這一天，聽得同寅說起撫台的病雖有轉機，但一時總難出外，必須節後方能舉行秋審。他一聽此信，猶如渾身澆了一盆冷水一般。回寓後，一言不發，躊躇了半夜，方想出一條主意來。他想：「照此樣子下去，不過閑居在省，一無事事，我何如趁此擋口，趕回蘄州，就騙人家說是公事已完。人家見我回來，自然這節禮決計不會再送到別人手中去了。等到節禮收齊，安安穩穩，過完了節，我再回省。神不知，鬼不覺，豈不大妙！」主意打定，立刻叫家人收拾行李，出城過江，趁了下水輪船，徑向蘄州進發。臨走的時候，有同他住在一起一位同差的，問他那裡去。他說：「接到家信，太太在蘄州生產，家裡沒人照應，不得不親自回去。這裡的事，千萬拜托老兄不要說破。」人家見他說得如此懇切，這種順水人情自然樂得送的，便亦無話，聽其自去。誰知他老人家回到蘄州，既不稟見堂翁，亦不拜客，並不與代理的見面，天天鑽在那幾家當舖裡，或是鹽公堂裡走走，同人家說：「我已經回來了，幾時幾日接的印。」人家都信以為真。到了五月初三，所有的禮物都被他收了去了。

那代理的人起先聽說撫台有病，把「秋審」一事擱起，曉得實缺一時不得回來，滿心歡喜，以為這分節禮逃不出我的掌握之中。那知等到初五早上，依然杳無消息。趕緊著人出去打聽，才知道早被隨太爺半路上截了去了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！立刻出門查訪，後在一個小客棧裡把隨太爺找著。見面之後，不由分說，拿隨太爺一把辮子，說他擅離職守，捏稱回任，定要扭他到堂翁跟前，請堂翁稟明太尊，請示定奪。隨太爺亦不肯相讓。因此彼此又衝突起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